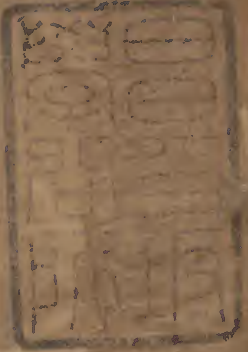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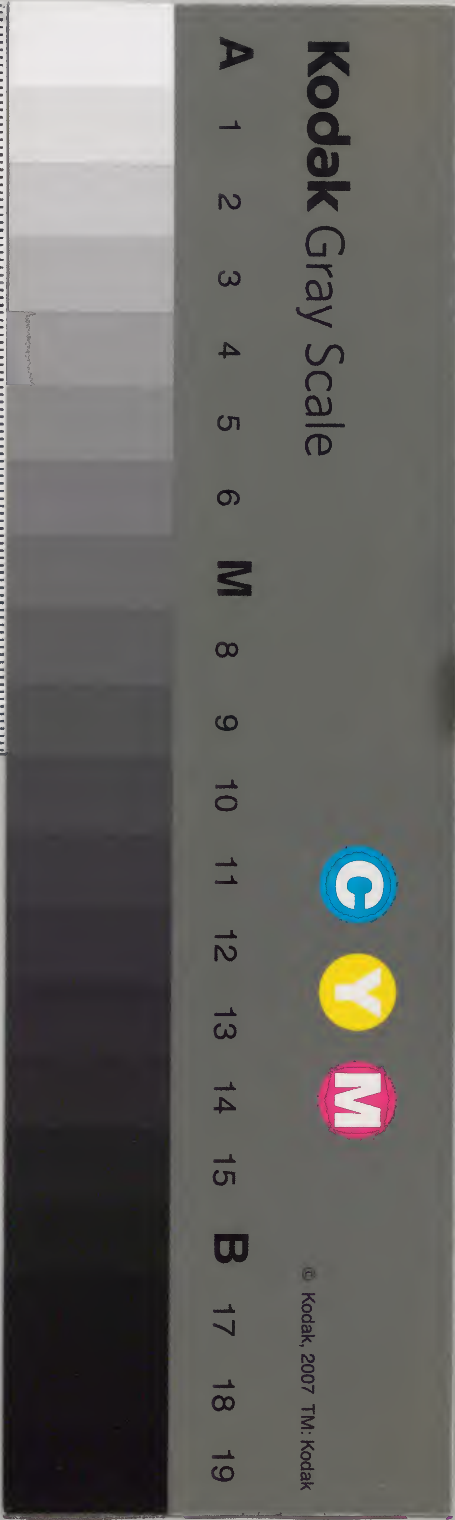


槐西雜誌



漢書門		九	九	二	八
類		一	〇	〇	〇
函		四	四	〇	〇
冊		四	四	〇	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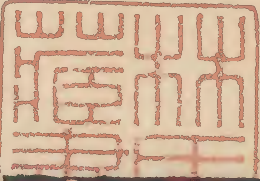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28
冊數	4 (3)
函號	309 149



魏西雜誌卷三
文庫

觀弈道人筆記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詞甚悽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形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



魏西雜誌

卷三

一

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昏即不同榻後竟他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携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春礪石爲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爲意轉欣然

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嚙盡歿後懼爲厲又賄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旣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

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所謂風窺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夫夫爲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

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婦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爲所天歿不制服反而從吉是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

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歛仄欲沉衆皆相抱哭
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戲
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
爲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
日日船頭持篙櫂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
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
有謀爲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
官而謀者陷拜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

承爲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壻家
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
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爲所誣不如獻醜於母
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
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
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
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

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遙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鑒也或曰以刃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廁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

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

神之間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
 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
 理解然而遇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
 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嫗好以穢物掃入竈
 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
 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
 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
 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

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
 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了鳥門上銖

詩作此丁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

非魅鄰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

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

之寂無聲矣

崔崇岍汾陽人以膏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

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軒悲憤以及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母以命案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又傷處出穀道閉矣後

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爲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記其大畧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崇軒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豪髮私而其迹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瀕死之頃對衆明告里胥使

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霸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壻失聲狂奔出衆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堂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闕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蘖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媠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

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卽
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諫
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闕墮厲聲問
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
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
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
也二女唾曰此人摸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

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摸稜誠自全之
善計也然以推諉僨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
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
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坐失
事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
見誚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
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

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爲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爲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鍾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

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岐爲四肢四肢各岐爲五指是別爲二十岐矣然二十岐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羸草爲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悔恨

復去衆以爲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柴者有欲往詆詈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撻不爲過但大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衆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鶩一身而兩

首或以爲妖沈丈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
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雛必枳首吾數見之矣
與從姪虞惇偶話及此虞惇曰凡鶩一雄一
雌者生十卵卽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
鰕一二父氣襍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鰕
一二父氣弱也雞鶩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
因思鶩鴨皆不能自伏卵仍以雞代伏之天
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
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第不
先有雞先有卵之爭未之思也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
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
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
爲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
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
狐仍至誓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

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
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
礫亂飛窓扉震撼羣狐合謀來索命女父厲
聲道始未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
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
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
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迹罕至
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
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髮髯長毳如蓑衣
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
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
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
次日問主人果有女子縊此室時爲祟也蓋
幽房曲室鬼魅所藏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
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

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闈中靈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殮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銜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眾議

伐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尚未可知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如是矣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謂已漏網矣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嘗有質庫在崔



莊從官久折閱都盡羣從鳩貲復設之召敬
司夜焉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
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
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負
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歛費使我負心此來明
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
彼負我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
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

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爲病
者瞽亂耳旣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
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
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
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
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料無他害姑前拜謁
寒溫勞苦如平生畧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

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
在世無過矢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
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
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
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
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
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
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

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
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諷墓古多此例
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
具在人即可証自問已慚况公論具存誰亦
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
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
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
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闐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徑渡將至

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佳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踪跡始知遇鬼鬼多黝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



家以農忙與婦共詣之邀歸助饁餉至中途
憇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
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窺遠無
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饁婦踣於途
碎其瓶罍零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
聲趨視嫂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
二人更替持某甲裸其婦而送活焉瀕行叱
曰爾淫嫂有我輩証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

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某
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
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
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
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卽散無從知
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饁婦之踣不
先不後豈非若或使之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

酖以及焚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趺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墮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墮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爲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爲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何理歟余謂是或寃譴或山

鬼爲祟求祭享耳未可槩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船供諸省之用土人多以爲恒業棗未熟時最畏霧霧浥之則瘠而皺惟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葢陽氣盛則陰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陔間每山中黃雲暴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墮

蝦蟆如車輪大者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
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鳴礮則踉蹌奔
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齊曾
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藥陽
消夏錄蓋妖
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
甚宏壯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
化歟稔聞聊齋志異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
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服飾甚華一
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卽大佳可延入生
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旣入
門卽有二婢出邀生旣審爲狐不問氏族隨
之入亦不見有主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
而已生候合盃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
闐一老翁牽簾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先生
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爲儷相三黨有光生大

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爲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爲盜是乃真爲狐戲矣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翀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爲兄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爲至

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兄爲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爲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節嫂愧不敢出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此鬼寧有闖牆之釁乎

衛媪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衆謂墻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成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携幼子宿言夜聞墻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墻躍下者則聲在墻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

俄聞促客解履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爲意不虞此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族叔粲菴言嘗見旋風從西來中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卽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揣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

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宗于衛州佛寺見老僧言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旌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

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豐有大特化
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卽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
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
喁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爲淫奔詰問其由
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
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
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爲夫

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
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
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勞苦餘則前因
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
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
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
後再過其地知爲某氏墓也德圃爲疑齋先
生姪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

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
一宦家婦不見荅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
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
尼曰吾非真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
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
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夫以恩合
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

亦恩亦怨者曰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
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
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
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
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
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
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
婦用其言果和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

婦曰此尼所說真闔閭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尚是行持未至耳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稱人故父曰先德見北夢瑣言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皆日辰不爽是何說歟朱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以洩漏陰府事謫為社公無可驗也下聞其

論冥律已載樂陽消暑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為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遠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恐結則氣亦聚也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憂賸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狡悍戾氣亦不遠消然墮泥犁者

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或亦果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窪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

潮涌余家樓堞半揭去北方鄉居者罕有明樓以防盜上為城堞

從伯燦宸公家有花二盃水一甕併捲置屋

上位置如故毫不欹側而堦前一風爐銅鈔

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迤

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即漸高入雲其

風黃色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

海神來往水怪飛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

官戴君邀遊抱陽山戴携彭劉二生從山前

往虞惇偕弟汝儒子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

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山麓遙見一

人岩上立意戴君遺來迎也相距尚里許急

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岩

植立高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兒狀衆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携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覓不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是山所謂仙人室

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上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練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嶺言劉智廟有兩生科試歸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棲止院落半圯亦無門窻擬就其西廂坐門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卽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問路

再起致詞則不應矣間由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爪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卽大路矣一語泰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叩之又不應比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繫首云墮驢傷額也旣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粧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車馬往來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被面少婦徑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見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是人是鬼是狐總之當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爲娼女誘入室突

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叢冢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爲佻薄者戒也烏魯木齊于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於珠爾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股已齧食見

骨噉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叩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割及貫其心瞳目長號而絕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旋風來往馬前倏行倏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爲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食餼於庠而僻好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

篤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既而
家人聞屋上金鉄聲奇鬼猙獰洶涌而入咸
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鬪者徹夜乃止比曉
視之已伏於床下死手掬地成一深坎莫知
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
天爭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
人表兄弟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

同榻寢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
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醒拭目驚視
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昏
仆次日衆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
死後見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述夜來
狀鬼無故擾人事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
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官而操官之權
筆墨之間動閔生死爲善易爲惡亦易是必

林西齋元 卷三
三
寃譴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
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
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
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六舉掌一拍
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漸蘇自是
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
神之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
校所取也一日集余閱微艸堂酒間各說異
聞生言曩乘舟見一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
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風行數日一
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僞也彼
嘗爲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
潔方跪致祝有風颭爐灰撲其面骨慄神悚
幾不成禮退而拂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

林西齋志 卷三
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眾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舥工覺之曰小兒又饒舌耶長喟而已然則其事殆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媪女與所歡皆往進香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脣竟膠粘不解譬之則痛徹心髓眾為戲侮乃開或曰廟祝賄媪女作此狀以聳人

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滿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為媪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土俗呼吏曰師傅宜從輕女受杖訖語媪母曰微

我父曾爲吏我今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爲更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爲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趨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爲書生見道士曰鍊師勿苦相譬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治谷壘惑年少無論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

夫婦不知凡幾罪皆當死卽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謂請君入甕天道宜然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劾治謂人命至重耳夫人之爲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穢萬端寒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旣已獸心卽以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沙可一一上瀆雷部耶道士乃舍去

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南商過訪妓僕輿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賁貨既饒疑去北里爲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

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飲食費妓一家迷離恍恍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殆代爲報復云

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內闇無燈火入視闕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牛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

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
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
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
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精神則妾雖
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明舊戚相
慨嘆以與籍嘗有此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
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
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僞以狐

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狐女何僞之云吾
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
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待詔

廳聽舊有何義門書衡山舊署一篇又索公

聯句一對今聯句尚存扁則久亡矣索公

言前征霍集占時奉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

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姑支以甜苦

無枕覓得二三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蠕

補西雜志 卷三
蠕掀動此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此
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爲嚴寒所束鬱
伏於中得人氣溫蒸凍解而氣得外發故能
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
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從古
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衰也今日
乃釋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切郡余小

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
樹杪摘紅熟者擲地下衆競拾取小兒急呼
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黑鬼
何得奪也衆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
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
村中無此兒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
一詈一擊否則必爲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
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

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踏而滅塋一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携數金卽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聞居

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携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泣然曰妾實非人卽某妻也爲某不能贖子女故冒耻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意竟携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蠢官而病民亦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眞鱗也

婦女露寢爲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
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雷雨電晦冥有龍
探爪按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悻而暗覺龍碎
裂其袴以爲褫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振轉
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
頂懼爲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
聲去呻吟膝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篋來迎
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既而創甚求醫藥始道

其實菘苗之候饑婦衆矣乃狎一男子牧豎
亦衆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
有怪物出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閭中
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鉄石劉故喜獵
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携此自防也書齋凡
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
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

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卽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插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土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卽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

遲至天曉此怪旣不能透壁穿竄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窺伺出擊之瑣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沿無刃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

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狀而女之父亦具訴牒喧辨未決吾暫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波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許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

案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為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雖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即篡也特良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湊合或在數世以

皇朝通志 卷三

後耳

宋村殿從弟東白莊名十人嘗語呼殿裏倉守舊有狐余家

未析箸時姚安公從王德菴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每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枕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閣中見人循牆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妖

作祟之狐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請勿見形可乎翁罄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荅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



山潭柘寺供養冀仰託福佑早得解形一人
作碎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已財佛豈不問
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
狐檀越雲集之時儻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
日墮妍泉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
間聞木杪誦書聲仰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
在此朗吟定爲仙侶叨同儒業可請下一談

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追
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
籍我輩身列鸞宮乃在此携酒榼看遊女其
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衆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卽前爲某夫人解說因緣
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
以粗糲爲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
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范姓

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
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旣蒙見
施布卽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
以奉贈爲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踉蹌無
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
心惜闔閭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八日滄州社會
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

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
疑爲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媪且不應坐
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
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朴愿恐或
迫覓爲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
半載鄰村少年爲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
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
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

癡

有納其奴女爲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妹麗，亦納爲媵，心弗願，亦無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爲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

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窻，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卽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卮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蟬，陡螫其舌，潰爲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便捷矣。

楊正烈志 卷三 望
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予已嘗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土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衆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衆坐屋內如露宿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圮衆未離

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于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母

早卒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姝也諱芬
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工故淑孫亦習詞
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
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諱也
爾祖姑來矣可一相認也時已沉迷猶張目
視淚承睫舉手攀太夫人紉解而與之親爲
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歛
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緘封甚固置

枕函邊問之不荅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
發之乃兩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
只自看憐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
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
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
後其柩附漕船歸太夫人尚恍惚夢其泣拜
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

少憇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
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
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亂乖戾之氣充
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使
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
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
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
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

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禳祀以冀神佑神受
賊乎

梁豁堂言有廖大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
消夏於別墅窓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
溪榜掠冤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
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
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
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

寵造業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旣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翼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衣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

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母乃黥鬼幻形給求經懺耶姬見廖疑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母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能荅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竈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

爲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豁堂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

旅午餐見有騾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

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

回汀作態爲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

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丁寧囑

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

曰此妓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

按此詞名秋波舉子媚即眼兒媚也

同行至京猶遺小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

色竟納爲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

詞爲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貓竊食見則撻之

貓聞其欬笑即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

使守屋閉戶暫寢醒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

人猫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竟大受撻楚

至晚忽得於竈中大以爲怪驗之一一有猫

爪齒痕乃悟猫故銜去使亦以窃食受撻也
蜂蠆有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猫郭太安人
曰斷無縱汝殺猫理猫既不殺恐冤冤相報
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不撻猫猫見此
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
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
寒侵衣袖噤而醒偃卧看月遙見數人從小
徑來數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
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入
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
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
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
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
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
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怛怛閻羅

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愷愷哉衆譁笑

曰渠非愷愷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餽請社公相禮先爲合盞可乎酬酢喧襍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終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視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爲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

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
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
由是不荅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
附魂于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所
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寃甲疑
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
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
怨也遂置身事外超然自全致我實恨於泉

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已訴汝於冥王汝
其往質竟顛覆數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
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
疎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
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
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
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
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

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幸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竇東臯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爲役夫之子弟不爲怪也後遣移一物對曰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爲前學使之僮奴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爲近然則

古書所載鬼所能爲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壘成每壘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鉄鐘一高出人頭四圍

皆有銘鏽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
 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
 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
 四面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
 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
 一小城與大城若相倚角額魯特云以此一
 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
 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為地化

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

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

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

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隘蓋因之平餘齋

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管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温公為

改此其城望似孤懸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

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

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今

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剝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歎又同歸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天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峰工吟詠書仿趙吳與神骨逼肖

嘗摹吳興體作偽迹薰聞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峰張公善往來恒主其家動淹旬日後聞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為姑姪凡祖母兄弟惟雪峰公稱外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餘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一夕月明見窗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翠褰紅袖隱隱

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憇息聞窗外語曰君為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肯見許耶別峰故好事急問卿為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覲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壑果見女子冉再花外來叩顙至地別峰方舉手引之挺然

起立雙目上視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到鬼也
噉然驚仆館僮聞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
恨爲鬼所賣雪峰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
鬼不賣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
喜亦無定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
曾經極苦之境稍得寬則覺樂矣嘗設帳康
寧屯館室湫隘幾不可舉頭門無簾牀無帳

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甑解衣午憩蠅
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
地獄也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
陡作天日晦冥檣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
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卽有人持繩束
縛閉置地窖中間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
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
目則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

朗如居蓬萊方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陳此義微聞艸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獄中人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逐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欲

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導此人來此將有所為君勿與俱敗疑為劫盜悚然返轡從所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絮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報冤鬼也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携回萬年松一片性温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

證服之多驗親串家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
 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
 也土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根
 在干仅深澗底枝榦亭莒直出山脊尚高二
 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
 其一片為牀余謂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
 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又嘗見一山家
 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屋余

與呼延化州同登視

名華國長安人已未化進士前化州知州

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
 烏孫突厥古多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
 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
 東坡之於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
 一妓自云月賓之孫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
 觀之上畫一臨水艸亭傍倚二柳題庚寅三

月道冲寫不知爲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烟
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鬪娉婷樽前試問
香山老柳宿新添第幾星不署名子一小印
已模糊斗南以爲高年耆宿偶賦閒情故諱
不白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新城宗派然漁
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不聞
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
云試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

丈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小年代爲題扇以此
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解文義遂誤認顏
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
書觀光所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
明見一人首出地中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
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是七八度幾
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目負不欲呼同

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地
覺其無能爲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
自此不復睹矣吳惠叔曰殆寃鬼欲有所訴
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爲寃鬼當哀泣不當怒
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冢民居漸拓
每勇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
爍鬼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
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見之卽叱是猶有鬼之

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燈自睡則全置此
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
怖矣東坡書孟憲事一篇卽是此義小時間
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
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
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勦敵攻
之十恒七八敗當量方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

新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
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副將梁君
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
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
梁去十餘里相遇卽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
曰昨夢公遣我賞

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
頂大奇事以真爲夢僕隸皆粲然余烏木齊

襍事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

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

問是非卽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爲真者族鬼

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續

此人忽夢婦爲數人劫去詔而醒不自知其

夢也遽携挺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

數人携一婦欲肆強暴婦號呼震耳怒焰熾

騰奮力死鬪數人皆被創逸去近前慰問乃

思行雜志 卷三 三

近村別一人婦為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
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尚熒然
也此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

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
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指一痕因而未改也
其字當廻環讀之俗讀為開元
通寶以為元宗之錢誤之甚矣燒而醋淬研
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
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

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
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
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篤朝野僉載曰
定州人崔務疇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
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
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
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囊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

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爲豪猾之利源而駭癡之陷穽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鞦韆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籍兩兒皆染淫毒延及一門厲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教氏之鬼竟致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爲屠也絕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泫泫下錢肆閱之問知價八千如數乞贖屠者恨其犇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割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

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
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閔惻反以其畏而
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
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
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
張存仁豢之數年其駕耒服轅力作較他牛
爲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
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姘麗
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
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
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擗疊鼓却
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
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
影立婦椅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
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

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
 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
 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
 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
 此變幻爲負死友者戒乎

